

大理元和

——云南大理白族祖先崇拜中的孝道
化育机制研究

黄雪梅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第2辑

丛书总主编 张诗亚

DAHUA WUXING
YUNNAN DALI BAIZU ZIXUAN CHONGBAI
DE XIAODAOHUA YU JIZHIYANJIU



西南民族大学出版社

-44

大理白族祖先崇拜中的孝道 文化元形

——云南大理白族祖先崇拜中的孝道
化育机制研究

黄雪梅
著

K285.2
H904

八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文库

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 第②辑

丛书总主编 张诗亚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k285.2

H9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化无形：云南大理白族祖先崇拜中的孝道化育机制
研究 / 黄雪梅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西南民族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 第 2 辑 / 张诗亚主编)
ISBN 978-7-5633-9345-9

I . 大… II . 黄… III . 白族—孝—民族文化—研究—
大理白族自治州 IV . K285.2 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481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13.5 字数：22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言

西南的独特举世无双！

自“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至南海之滨北部湾，拾级而下，从世界最高到海平面的地形地貌，决定了立体的天地系统。

天，从雪线之上的生命禁区，而高原草甸、高寒山地，继而温带、亚热带、热带雨林和海洋气候，各种兼备；

地，从雪域高原、高峡大川、大漠荒原、干热河谷到盆地浅丘、河网水乡、海洋河口，无不尽收。

这一呈阶梯状分布的立体天地系统生成了立体的植物、动物等各色生物物种。

大西南堪称世界物种基因宝库。

与此立体的天地相辅相成的，又生成了立体的文明：雪域放牧、高山游耕、水乡稻作、海洋渔猎等。与各色生产形态相适应的又有各种文化，从母系氏族到现代都市，林林总总。

大西南堪称活的人类演化走廊。

独特的自然天地系统，生成独特的人类文明系统。

这两大系统囊括了川、滇、黔、青、藏、渝六大省市自治区，面积达 270 余万平方公里，尽占中华人民共和国 960 万平方公里 1/4 以上。美国先哲托马斯·潘恩说：“人没有创造地球，因此地球本身不是人的财产。”

中国大西南，同样不是人的创造物。

于是，当我们面对这块如此广袤的土地上生长的西南各民族（已确定族系的西南民族达 36 种之多，占 56 个民族的 2/3 强），讨论如何使其尽快富裕起来，与全国人民共同进步之际，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尊重西南，继而在此基础上认识西南。

尊重西南意味着不能把这个并非人类创造物的举世无双的大西南当做

开发对象,而是当做与之共生、共存、共荣的对象。佛家有言“依正不二”,便是此理。伤自然便是伤我们自己,不尊重大西南便是不尊重我们自己。西南的山川地貌、气候气象、动物、植物、人力等有生命或无生命的资源,一旦遭破坏便永劫不复。

看一看喜马拉雅山,替整个地球,替全人类储存了多少雪峰冰川。这些固体的水库,这些永恒的空调,倘胡乱开发,一旦毁灭,其灾难不仅仅是全中国,也必是全球的。

仅长江、黄河、珠江等纵贯中国南北、东西的几大水系皆发源于青藏、云贵高原的事实,便迫使我们不得不在面对这些几乎是整个中华民族大动脉的河流之际,必须慎言开发,遑论征服。更何况由澜沧江而有越南的湄公河,由怒江而有缅甸的萨尔温江,由雅鲁藏布江而有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面对诸多南亚国家的重要河流均发源于中国之大西南这一事实,慎言开发也同样至关重要。

同理,西南的矿山、动物、植物等各种资源,其绝无仅有都不仅属于中国,而是关乎全球,关乎整个人类,故而,一遭破坏也都是绝难逆转的全球性灾难,其损失都是全人类的共同支付的惨重代价。

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西南各民族又因其对各自居住的天地系统的适应,生成了绚丽多彩、特色各具的民族文化。讨论和研究这些民族如何融入世界大潮,迈向21世纪之际,稍有常识,我们必会注意到任何发展都必须从其已有的现状出发。此谓实事求是也。倘脱离了这些民族的特色,奢谈现代化、世界性、国际接轨等,不啻于痴人说梦。其结果不仅事倍功半,更糟糕的是将彻底毁灭这些民族的文化特性,使其丧失特色成为边缘人,成为不伦不类的伪民族。

于是,认识西南至少包含两层含义:

1. 认识西南独特的天地自然系统。
2. 认识西南独特的民族文化系统。

继而在此基础上认识这两者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生存的道理。这是任何谈西南发展的最基本的态度和基本前提。

各具特色的天地系统、文化系统是一基本存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演化形态的多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必须走进西南。走进大山,走进水乡,跨越激流险滩,翻越雪山草地,从各民族的生存现状,从其存在的现实出发,去认识,去比较,去研

究。去认识其生产、生活、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等方方面面，而非指手画脚。照搬这是美国的，那是欧洲的；这是北京的，那是上海的。用各种所谓现成的、成功的、高明的、现代的、科学的模式，为之设计所谓发展路向。

于是，这种所谓的民族教育研究便是将该民族教育置于其独特的天地、人文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中，从其已有的实际出发，去讨论有效地提升全民族的素质。

要如此，我们首先面临的是长期左右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的挑战：我们惯于居高临下，把整个大西南当做征服及开发对象，对天地是人必胜之，对山川是务必征服，对资源是极尽开发；对西南民族是目为异类、稀奇甚至愚昧，对其文化生活认为是好玩、刺激甚至野蛮，对其经济生产认为是低下、落后甚至原始。这些连老牌殖民者的人类学家们都在检讨、反思继而批判的价值观必须根本改变。要代之以不仅要尊重西南各民族——须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属于整个人类，亦要尊重西南的自然——须知其独特的自然基因属于整个地球。要与整个西南的自然与人文平等对话，和谐共生。

要如此，其次面临的是学科知识结构的挑战：走进任何一个村寨，讨论任何一个民族的教育问题，绝非仅属于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了。要从其活的实际出发，而非从死的学科架构、理论教条出发。

要如此，再次面临的是对研究方法的挑战：走进任何山乡，梳理任何民族文化的脉络，其所需要的方法都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的多样组合，都必须是科学与人文的多重视角；从其可以定量、可以观察、可以描述的外在，深入其难以名状，却又无处不在的心理结构。

要如此，最后面临的是学风的挑战：纸上得来终觉浅。书斋里的学问是一回事，山野中的是另一回事。任何理论上的学问必须得付诸实践，并受检验于实践。更重要的还在于，任何理论上的创新还必须，也只能出自实践。于是，走向山野，既是提升自身——在这个过程中，要不论旅途劳顿，调查艰辛，环境生疏，语言情感等隔膜，还得拓宽视野，敢于突破学科自身藩篱，广纳其他学科养分；更是理论创新——不只是用国内外现成的理论来解释西南民族发展的现实，而是要通过西南发展的实际创建自己的文化与教育的理论。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既定了这样一个心比天高的目的，便不得不从头做起。从硕士到博士的教学，尤其是论文的完成，研究的定向与成果的生成，盖得走这条路。

我们深知此路不易，但得走，不走，则永远只是想法。走难，开步时尤难，倘能持之以恒，坚持走，通过数年，数十年，一代人，数代人，必有所获，至少在此定位的过程中，必有所获。我信。

我们正从各个方面走向这一目的。这样做显然是初步的尝试。今后还将从更多的角度，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去逼近它。做到从更广阔、更全面、更透彻的角度认识西南。在尊重与认识西南的过程中，发展我们自身。

是为序。

此套书的出版得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言

传承文化是教育的功能,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化,各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如何保存和传递传统文化的时代命题。原本学校教育是价值观、知识、技能、品德等的主要传承场,而现实生活使得教育愈加偏重实用知识、技能,学校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考试、分数而开展,传统文化仅仅作为点缀而无立锥之地,教育严重偏离了自身运行的轨道。如何通过教育来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并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本研究提出理论假设:以“化”为主要方式的教育是实现这一目的重要途径。

要验证此假设,需要证据的支撑,而且必须从现存的对传统文化成功传承的典型案例中寻找。孝道本义是善事父母的道德行为规范,起源于人们的生活、风俗,被儒家伦理化、哲理化后又融入生活与风俗,祖先崇拜是其载体。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具有根源性作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和首要精神,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化为中国国民之性格。由于传统农耕文化正在解构,以个体家庭为核心的农业经济已退居次要地位,家庭结构的变化撼动了孝道存在的社会基础,孝道传承面临危机。然而,传统是无法割断的,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无不要从传统中吸取必需的养分,我们必须审视传统文化,为孝道寻求传承之路。而传承与教育好比同一事物不同的两面,因此,孝道传承之路也就是我们寻求的教育之道。

本研究选择云南大理喜洲白族和怒江州金满村的勒墨人作为个案,理由如下:一、大理因其独特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使世居于此的白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文化传承机制;喜洲因其特有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地位,当为白族自然村落之典范。二、汉族是较早与白族交流往来的民族之一,祖先崇拜和孝道在喜洲具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传承至今仍比较具有代表性。三、地处怒江州的勒墨人是大理白族的一个支系,其闭塞的交通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他们的祖先崇拜具有明显的原初特性,这

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大理白族吸收汉族的祖先崇拜及其孝道的脉络。要验证假设,本研究将其归结为对三个问题的解答:一、为什么在大理白族人中普遍存在祖先崇拜和孝道?二、这种孝道如何以祖先崇拜之有形的仪式化为日常生活的无形?三、这种“化”的方式对教育有何价值?

围绕这三个问题,本研究首先运用文献分析法梳理与孝道、祖先崇拜相关的事实与理论;其次通过田野调查掌握祖先崇拜和孝道传承发展的现状,并基于结构人类学理论,以结构主义、反结构主义方法对比分析两种祖先崇拜的功能和意义;最后以归纳法得出对个案研究的结论。

(1)勒墨人的祖先祭祀具有转换功能,不具有儒家孝道思想成分。他们通过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者——祭师,以为死者献祭和亲族共同飨食的方式,在交融的空间内,完成了死者向祖先神的转换。仪式中的祭师和与死者紧密相关的人的所有言语、动作、行为,以及仪式的内容和活动程序都是为了将死者转换为神,使祖先能在另一个“世界”里福佑生者。因家庭成员的永远离去而在感情、经济、社会力量上给家庭和亲族造成的损失,通过这份福佑让生者重新获得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2)喜洲白族在祖先祭祀中通过交融而产生的不仅仅是死与生的转换,更多的则是孝道思想。仪式所表现“孝”的内容主要就是爱亲、敬亲、养亲和祭亲,以及光宗耀祖和传宗接代。堂祭、墓祭、祠祭的所有内容和程序,都是对孝道的宣讲。爱亲是“孝道”产生的感情根源和动力,敬亲、养亲、祭亲是白族孝道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光宗耀祖是“孝”的更高层次,传宗接代则是“孝”的有力保障。因此,祭祖仪式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子女的孝道,它通过维系血缘关系的稳定,使生命得以延续。

(3)孝道对白族个体、家庭、社会所起的作用主要通过“化”的方式来完成。“化”是一种悄无痕迹的吸收、融合,产生的是“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的效果。通过“化”,孝道融入祭祀祖先的仪式中,使该仪式具备孝道教育的功能;通过“化”,个体获得了孝道的观念和行为。将孝道化为对父母的爱、敬、养、祭,以及修祠、续谱的活动中,就可以稳定家庭血缘关系,增强宗族成员彼此之间的认同、团结和凝聚力;将孝道化到莲池会的诵经、洞经会的谈经和圣谕堂的写经活动中,就完成了对整个社会的整合,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4)孝道之所以仍旧能在白族的个体、家庭、社会中发挥作用,是因为他们在传承孝道时,本着“诚”的原则。“诚”是一种对事物本然的甄别和坚守。

依据“诚”的原则，白族人能辨别出孝道和自身所处情况的本然，然后选择孝道的“善者”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因此，对于孝道的传承，应该“传之以‘化’”、“传之以‘诚’”。随着社会的变迁，孝道已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处于核心地位，但是它是根植于家庭层面的，仍然可以发挥家庭伦理教育的作用，这也是当今家庭急需的良药。我们应该本着孝道的本质观念和社会现实状况，传给孩子们明确的孝道观念，为之树立真实的榜样，将孝道融入实际的生活中，使孝道在不知不觉中得以传承。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验证了理论假设，并认为该理论假设成立。大理白族在“化”与“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文化传承机制，有效发挥了文化的教育功能；教育应借文化促进人的发展，而“化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顺利实现现代化与传统的对接，加深对教育本真含义的理解，促进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问题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步骤	6
第三节 文献综述	10
第四节 本书结构	15

第二章 孝道与祖先崇拜 >>>> 16

第一节 孝道的本质及历史发展沿革	16
第二节 祖先崇拜	24
第三节 孝道在大理的传承	27

第三章 喜洲及其复合特征 >>>> 37

第一节 地方观念中的喜洲	37
第二节 喜洲的复合特征	51

第四章 田野志：祖先崇拜 >>>> 65

第一节 祖先的居所	65
第二节 祖先的祭祀	74

第三节 勒墨人的祖先祭祀	98
--------------------	----

第五章 祖先崇拜中的孝道分析 >>> 109

第一节 勒墨人祭祖仪式的要素、结构与交融	109
第二节 大理白族祖先崇拜中的孝道分析	117
第三节 祭祖普遍意义的转变	137

第六章 孝道化育机制解析 >>> 139

第一节 概念界定	139
第二节 祖先祭祀中个体对孝道的内化	142
第三节 家庭、宗族对孝道的内化	147
第四节 社会对孝道的内化	161
第五节 孝道化育机制	166

第七章 总结：导论中问题的应答 >>> 175

附录一 白族祭祖问卷调查	185
附录二 喜洲白族祭祖问卷调查结果表	188
附录三 董氏宗祠图	191
参考文献	192
后记	201

第一节 问题缘起

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传承文化,文化也因教育的存在而得以传承和发展。面对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不同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受到极大的冲击,面临一种两难境地:要么进一步对各种异文化开放,要么继续以传统的生活方式应对。现代化进程是现代与传统不断冲突、融合和演进的过程,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不仅可以作为本民族文化整合、基础文明养成和道德教化的重要资源,也可以成为在东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共同依持的价值元素。在这种情势下,如何保存和传递传统文化就成为各国和各民族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作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方式的教育,又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价值观、知识体系、谋生技能和生活方式传下去,使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与传统的对接?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教育是源于生活实践的,其本身所具有的实践特征决定了我们要探求的解决教育问题的方式,只有通过生活实践才能得以体现,即要寻求教育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只有通过对现有的成功传承传统文化的典型案例的审视与分析,方能得到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主张。虽然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价值观、知识、技能、品德等主要的传承场,但现实生活的

压力影响了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在谋求更好的生活质量的要求下,人们可能更多地考虑如何去学习那些实用的知识,或者是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把教育仅仅视作追求成功人生的跳板。于是,考试之风愈演愈烈,学校各项教学活动都围绕升学而展开,学生们也因此陷入题海之中。无论素质教育的呼声多么高,阳光体育的口号喊得多么响,远远不如分数来得那样直接,那样具有说服力。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下,传统文化是难以找到自己的一席生存之地的,即使把它摆出来,也不过是充当学校教育的点缀罢了。因此,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成功案例的找寻,只能放眼于学校教育以外的社会教育,即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寻觅。可是,我们要以什么传统文化为分析对象呢?

传统中国社会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传统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具有根源性作用,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和首要精神。孝道的思想观念,经过历代先哲圣贤的大力提倡,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融于中华民族的血液,化为中国国民之性格。作为道德观念之一的孝不仅是亲子间的伦理价值观念与规范,而且渗透到宗教、哲学、政治、教育、民俗诸多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近代以后,由于社会的剧变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这一文化传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孝道”仍为炎黄子孙所认同,仍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质。正如孙中山所言:“《孝经》所讲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全。”^①

然而,一方面,经过五四运动的批判和其他文化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血脉的传承遭受困境,孝的价值观已受到严重歪曲,“孝子”、“孝心”、“孝敬”等语多停留在中老年人的日常言语中,并未在深层意义上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传统的农耕文化正在解构,以个体家庭为核心的农业经济已退居次要地位,土地的流失、家庭结构的变化动摇了孝道的社会基础。尤其是城市家庭中,钢筋水泥修建的楼房割断了人们与祖先之间的血缘联系,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越来越依赖日益增多的各类社会机构,弱化了亲族之间的亲情关系。这使得现代年轻人习惯了父母的呵护,而不知何为孝敬父母。在媒体报道中,子女不赡养老人、虐待老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养老已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面对此形势,我们不禁质疑:是否还有必要将“孝道”传承下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244。

去？如果存在此必要性，又应该以什么方式传承？

孝道，作为一种道德观念、规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对其的传承，只能由其载体来实现。何为孝道的载体？从孝道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出它与祖先崇拜的渊源。因此，要解决孝道传承的问题，必须凭借它的载体——祖先崇拜来完成。祖先崇拜是一种祭祀死去祖先亡灵以祈求祖先庇护的宗教形态，其“祖先”经历了图腾—氏族始祖—血缘祖先的发展、变化的历程。一方面，在氏族社会中，人们认为万物有灵，每一个氏族都认为本氏族起源于某种动植物，他们以该动植物的图腾来代表本氏族，视此图腾为他们的祖先，并举行祭祀祈求图腾祖先的佑护。而后，伴随氏族图腾的发展，基于种种原因，图腾由自然物转到氏族中某个具有丰功伟绩的始祖身上，祖先上升为祖先神。另一方面，人们基于梦的经验，认为梦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因此，人死后，灵魂不会消亡，而会到另一世界。同时，依据其善恶标准，死者的灵魂也有好坏之分：坏的灵魂就是鬼魂，要作祟于氏族成员或子孙后代；好的灵魂上升入天，将会保佑氏族成员或子孙后代。为了禳祓灾祸、祈求福佑，对这两种灵魂都要进行祭祀，祖先崇拜由此产生。最初的祖先崇拜是单纯的宗教信仰，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中。在以后的发展中，这种古老的宗教形式在有些国家和民族中基本保留下来。在中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的建立，使得尊祖敬宗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形式，而是演变为一种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心理需求。尤其是祖先崇拜被先哲圣贤伦理化、哲理化后，祭祀祖先成为表达孝道的核心形式和内容。这种孝道再通过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家庙和祭祖礼仪进入每一个家庭里，融入中国人的观念与性格之中。因此，研究孝道的传承，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必由之路。而传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孝道为核心的，对其传承的研究，无疑会为现代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未来发展提供极具意义的参考和借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垂直的地形变化决定了其多样的气候特征，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动植物，孕育了多元的民族文化。位居苍山、洱海之间的大理，自古就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之一，也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因此它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南方丝绸之路中心”。伴随“蜀身毒道”的开通，大理更是东西文化交汇的中心，东面有中原汉地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西面有藏缅文化、印度文化等各种外来文化。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世居于大理的主体民族——白族必定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文化传承机制以保证自身的延续。最终，白族人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式接纳了各种异文

化的价值理念,即以本民族的原生文化为基础,整合外来文化,在与外界交融中一直延续着自身的独特性。依据史料,大理白族至少在明代就已经接受汉族的祖先崇拜理念了,其祖先崇拜在形式和内容上基本保留至今;同时,对祖先的崇拜也使白族形成了浓厚的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由此,笔者认为,以大理白族的祖先崇拜为依托,梳理出孝道在大理传承的历史脉络,再通过对白族的祖先崇拜的田野调查,从中分析出孝道在大理白族的传承机制,是完全可行的。而孝道传承的过程,也就是使后代接受孝道教育的过程,其传承的机制也就是孝道教育的机制。因此,孝道传承机制的获得,不仅能使我们窥见白族人吸收异文化的价值取向,为我们传承孝道等传统文化提供可操作的借鉴,而且也可从中提炼出可行的教育理念和主张,以促进教育的发展。

大理地域广阔,对其的田野调查只能通过选择某个特定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区域来完成。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江村经济》中提到了调查区域的选择原则: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进行,这是出于实际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① 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较完整的切片。纵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多以村落为考察单位。本研究将调查区域限定在两个白族自然村:喜洲村和金满村。

喜洲村坐落在苍山洱海之间长约五六十公里的坝区上,距大理城十八公里,史料记载其具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历来是大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汉在洱海地区设置叶榆县,县治就在喜洲一带。南诏国定都大理,在洱海地区扩建过三个较为著名的大城镇:太和城、阳苴咩城和大厘城。大厘城作为南诏的陪都或行都,其遗址即在今天的喜洲,现有城南、城北、城东、官充、大界巷等地名为证。当时,其地的手工业、商业已很发达,南来北往的商客聚集于此。937 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仍以大理为都城。元朝灭大理,建云南行省,洱海地区由大理总管段氏所辖,曾设置喜洲。明废除土官,设流官治理,喜洲属太和县,始称喜洲,历清朝、中华民国至今,此名称一直沿袭下来。自宋代起,喜洲历史上曾有白、汉、蒙古、回等民族,以白族为主体,汉、蒙古等民族逐渐融入白族,自 1953 年国家民族识别定为白族后,称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4。

白族，均以白语为本族语。目前，喜洲村为喜洲镇镇政府所在地，包括附近的城北、寺上、寺下、翔龙村等8个村落，白族占人口总数的87.4%。作为理想的田野调查点，喜洲村已接受了来自世界很多地方的研究者。2007年2月至3月、7月至8月，作者两次到喜洲村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对白族人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家庭关系、祖先崇拜做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和了解，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本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居住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勒墨人是白族的一个支系，它同澜沧江地区的那马人和大理地区的民家人一样，都属白族。有一部分人自称“白尼”，“尼”为人，白尼即白人之意。当地傈僳族称他们为“勒墨”（那马的变音）人，那马人和民家人称为白人，现习惯称这部分白族为勒墨人。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勒墨人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大理白族早已消失的一些原始的东西，在勒墨人的现实生活中还可以找到痕迹。大约四五百年前，勒墨人从澜沧江地区迁入怒江地区。最早迁入的是以腊雄为始祖的虎氏族，至今已有近20代，400多年的历史，故其现在人口最多、分布最广。泸水县洛本卓乡是勒墨人最集中、人数最多的地区，金满村的勒墨人约占97%，全是虎氏族。本研究将此村作为调查点，2008年1月至2月作者前往考察，进一步加深了对白族祖先崇拜的了解。

通过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勒墨人的祖先崇拜是一种原初的对祖先灵魂进行祭祀的宗教信仰，它完全是建立在对祖先的爱和敬的基础上的，他们在内心深处对祖先的灵魂怀有一种敬畏。对勒墨人来说，祖先的祭祀是自然而必需的，没有人愿意将自己去世的亲人抛之荒野，因为自己和死去的亲人不但是血肉相连的至亲，更重要的原因是祖先的灵魂是神灵的一种，若不祭祀，家中的后人不但得不到祖先的保佑，而且很有可能给家中带来灾难。虽然勒墨人对祖先的祭祀也是以爱亲、祭亲为基础的，但这是一种人所具有的自然之情，以及因对大自然的某些领域不明白和无法改变自然而产生的敬畏，其中并不含儒家孝道的成分。死者的丧葬礼意义也仅是将死者转化为祖先神，通过祖灵的赐福而弥补因家庭成员生命的失去而造成的损失，使生命获得延续。大理白族的祖先崇拜所表达的含义，不仅有勒墨人的祖先崇拜所包含的意义，还多一层含义——孝道。从祭祀祖先的仪式活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言行中都有孝道的存在。两种祖先崇拜所表现的内涵和意义一经比较便可得出：孝道是源于人类对父母和血缘亲人的自然之情，它被儒家提炼后再伦理化、哲理化，又融入人们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中，以教导世人孝敬父母，养成孝敬父母的言语行为并形成了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